

# 从644种到1002种 四川蝶类物种数量破千



雌性金裳凤蝶。



王磊

内蝴蝶的物种组成与数量，核心是对生态系统的整体考量，而非聚焦每一只蝴蝶的踪迹。

和当下热门的观鸟类似，科研人员找蝴蝶也得摸透它们的“脾气”，熟练掌握活动规律才能精准定位。王磊介绍，蝴蝶属于昼行性昆虫，科研人员通常会选择晴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6点开展调查。

大多蝴蝶成虫具有访花习性，开花植物是它们的高频出没地，而特定蝴蝶的寻找还要结合寄主植物线索，比如柑橘凤蝶喜欢在柑橘类植物上产卵，因此常出现在柑橘种植区；黛眼蝶偏好阴暗的林下，平时不爱活动，寻找时需要轻微惊扰才会现身；粉蝶则多在菜园附近活动，因为它们对蔬菜类寄主植物更为依赖。

## 蝴蝶是生态“晴雨表”

为什么科研人员要投入大量精力开展蝶类普查？王磊说，蝴蝶是陆地生态系统指示生物的绝佳代表之一，对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以及人类活动干扰极其敏感，其种类组成、种群数量及分布格局的变化，能快速反映区域生态系统的细微改变。一般来说，蝴蝶种类和数量增多通常是环境修复或保护有效的标志。

此次四川蝶类物种数从644种增至1002种，王磊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四川生态环境改善、生态保护力度加强，也得益于调查范围扩大、

调查技术进步，让过去未被发现的蝶类逐渐进入科研视野。未来随着调查和保护力度的持续增强，四川的蝶类种类有望继续增加。

## 科研人员心中的“明星蝶”

谈及这次调查中印象最深刻的蝶类，王磊首先提到了金裳凤蝶，作为我国体型最大的蝴蝶，它飞翔时姿态舒展优美，后翅的黄色斑纹在阳光下金光灿灿，格外夺目。2019年，王磊带领团队在宜宾市屏山县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昆虫调查时，曾亲眼看见一只金裳凤蝶从瀑布的水雾之中翩然飞出，恰似彩蝶破“云”而上，那个场景令他至今难忘，是生命之美与自然力量的完美交融。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若想参与到蝶类观测中来，有不少需要注意的细节。王磊建议，小区、阳台等地常见的蝴蝶，市民可自行观赏记录，若遇到难以识别的物种，尤其是在野外看到的特殊蝶类，可拍摄清晰照片上传至“西南昆虫”微信公众号，与科研团队一起进行种类鉴定。如果想要确认是否为四川的新记录种，首先要通过《中国蝴蝶图鉴》《中国动物志》等专业资料或联系专业机构进行准确鉴定，待种类确定后，再与《四川蝴蝶名录》及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核对，若均无相关记录，才能判定为四川省新记录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车家竹 据受访者

2025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王磊博士团队更新了2020年公布的蝶类名录。数据显示，四川蝶类物种数量已从过往的644种增至1002种，新增358种蝶类记录。这一数字的变化不仅刷新了四川蝶类的物种家底，更是区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2月2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此专访了王磊，揭开“蝶类普查”的科研细节。

## 蝶类普查≠“上户口”

不少公众好奇，蝶类普查是不是像人口普查一样给每只蝴蝶“上户口”？王磊给出了明确答案，蝶类普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核心目标是系统记录蝴蝶尤其是珍稀保护蝶类的种类、数量、分布及生态特征，为科普宣教和生态保护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但它并非针对单只蝴蝶的个体记录，而是主要采取抽样调查方式，明确调查区域

# 绵阳安州拍到大熊猫母子同框饮水 另有红腹锦鸡求偶、川金丝猴取食

2月27日，记者从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获悉，在近期收集的红外相机数据中，发现了大熊猫带崽喝水、红腹锦鸡求偶展示、川金丝猴取食等珍贵画面。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安州片区继2016年拍摄到大熊猫母子同框画面后再次拍摄到母子同框画面，但拍到母子共同饮水画面尚是首次。

画面中，大熊猫幼崽坐在地上饮用清甜的山泉水，而后母亲慢悠悠地走过来与崽崽共同饮水。而在另一个画面中，4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围攻”1只雌性红腹锦鸡，企图用自己艳丽的羽毛吸引雌性，吓得雌性夺路而逃。更有川金丝猴家族在林中跋涉、



大熊猫母子同框喝水。

取食地上嫩草等画面。

据悉，本次回收的数据共发现有大熊猫、川金丝猴、四川羚牛、林麝等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藏酋猴、亚洲黑熊、黄喉貂、豹猫、毛冠鹿、中华斑羚、中

华鬣羚、血雉、红腹角雉、勺鸡、红腹锦鸡、灰林鸮、眼纹噪鹛、橙翅噪鹛、红翅噪鹛等15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绵阳市安州区委宣传部供图

继“二舅月季”之后，云南省植物学会科学传播工作委员会委员、博主“植物眼”受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委托，为新品种兜兰发起了征名。

之后，征名评论区出现了一条自带文艺滤镜的评论：“那含苞的形态，是一种欲说还休的美丽。最外层是三五片微微舒展的花瓣，边缘薄如蝉翼，透着光，呈现一种极淡的、近乎透明的鹅黄色，像是黎明时分天际最柔嫩的那一抹亮色……”

接着，画风一转：“不如我们就叫它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吧。”此评一出，就以超过20万的点赞高居评论区榜首。

2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本次征名活动发起者之一、科普博主“植物眼”，听他解读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名字背后的“门道”。

# 从“二舅月季”到“花生米兜兰” 植物征名越来越抽象搞笑 博主：能让大众记住就是好名字



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 兜兰新品种征名

2026-01-29 22:18:26

网友给新品种兜兰起名“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

## “神名”的诞生

谁能想到一朵花会叫这么抽象搞笑的名字？谈起这个充满画面感的名字，“植物眼”忍不住笑了。本以为“我二舅叫宝华”已是巅峰，没想到兜兰征名再次证明，给花命名从没有天花板。

“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刚一出现就引发两极评价：有人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儿戏，是对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的不尊重；也有人认为以往科研圈命名“闭门造车”，脱离大众，这个名字接地气、好记，反而能让更多人记住兜兰这个物种。

面对争议，“植物眼”持开放的态度，他说：“只要名字好玩，大家也认可，离谱就离谱了，有什么关系呢？”他给记者举了不少科研圈自己命名的“离谱”例子，比如有的物种叫黄花过长沙舅、一把伞南星、绿肉饼兜兰，这些名字和植物本身也没什么逻辑关联，也一直被沿用着。

据了解，“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暂时未能成为这颗新兜兰的名字，“但是我们有考虑将其注册为商品名，当兜兰面向市场销售时，可以用这个名字。”“植物眼”补充说。

## 离谱又何妨？

在“植物眼”看来，命名的过程就像“拆屋顶还是拆窗子”的博弈，当大家先听到一个更离谱的名字时，原本觉得奇怪的名字反而显得正常。“而且品种最终要走向市场，一个叫得响、记得住的名字，比一个‘高大上’但没人

记得的名字有用得多。”“植物眼”说。

在他眼中，“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的意义远不止一个搞笑的名字，他坦言自己做征名活动从来不是为了“整活”，而是想通过这种大众感兴趣的方式，把冷门的植物科普带出圈。

传统科普一直陷入“圈内自嗨”的尴尬：懂的人早就懂，不懂的人根本不会点开科普内容，而像“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这样的出圈梗，能让原本对植物毫无兴趣的网友主动关注，进而了解兜兰的相关知识——比如兜兰曾遭严重破坏，野采是违法的，想要种植应该选择人工繁育的品种。

“很多人不是故意破坏环境，只是不了解，通过这种好玩的梗，我们能把环保和科普的‘种子’种进人们心里，这是传统科普很难做到的。”“植物眼”说，这也是自己坚持做征名活动的原因，哪怕名字离谱，但只要能让更多人关注植物、关注科普，就是有意义的。

据“植物眼”透露，未来他还会继续开展植物新品种的征名活动，像最近正在进行的含笑新品种征名，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冷门的科研成果走进大众视野，让科普不再是“小圈子里的自嗨”。

毕竟，能让大众记住的科普，才是有效的科普——哪怕这个“引子”，是一个叫“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的兜兰名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车家竹 受访者供图